

文章编号: 0253-9721(2008)03-0047-04

中国古代织锦的技术特征和艺术特征

周 赳^{1,2}, 吴文正²

(1. 浙江理工大学 先进纺织材料与制备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浙江 杭州 310018;

2. 香港理工大学 纺织及制衣学系, 香港)

摘要 以中国古代织锦的发展变革为线索, 结合中国古代三大名锦——蜀锦、宋锦、云锦的产生、发展及其品种的主要特点, 通过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古代织锦的主要技术特征和艺术特征进行梳理, 并对表现在古代织锦上的深层次的技术美特征——材质和加工技术, 和表面的艺术美特征——纹样和色彩进行分析。该研究成果有助于认清中国古代织锦在变迁过程中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为现代织锦的研究和开发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国; 丝绸; 织锦; 技术特征; 艺术特征

中图分类号: TS 101; J 523 文献标识码: A

Technical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cient brocade

ZHOU Jiu^{1,2}, NG Frankie²(1. *Key Laboratory of Advanced Textile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2. *Institute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ong Kong,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tracking of the devolve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ancient brocad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echnical an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cient brocade from scientific and artistic viewpoints in combination with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ree famous brocades of Chinese ancient brocades, i. e. Shu brocade, Song brocade and Yun brocade as well as their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the inner beauty embodied by Chinese ancient brocade was analyzed in terms of material and weaving technique, appearance aesthetics, and design and colour.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help recognizing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of science-art in the evolvement of Chinese ancient brocade and also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to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brocade nowadays.

Key words China; silk; brocad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 artistic characteristic

1 中国织锦溯源

中国织锦属丝织物, 丝织物的最早称谓是“帛”。汉代以前, 丝织品均以缙、帛进行称谓, 彩色丝织物为彩帛, 织有花纹的丝织物为文缙, 先织后染的丝织物为熟帛, 反之为生帛^[1]。锦的出现源于金帛, 据汉代刘熙著《释名》解释: “锦, 金也, 作之用功重, 其价如金, 故字从金帛。”《词源》则释名锦为“杂色织文也”^[2]。可见锦在汉代才正式定名。汉以前虽已有锦, 但未作锦称谓, 因此, 广义解释, 中国织锦在概念

上是织花和织彩丝织物的代名词; 狭义解释, 中国织锦是织花和织彩丝织物的一类。

织锦在中国古代丝织物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是封建贵族专用的高贵织品。据文献记载, 织锦的生产可追溯到唐尧时期, 朱启钤在所著《丝绣笔记·记闻》中说: “唐尧之时, 海人织锦以献, 后代效之, 染五色丝, 织以为锦”^[3]。可见在尧帝时, 先民已开始织锦作为贡品。五帝之后, 据《太公·六韬》中记载: “夏桀殷纣之时, 妇人锦绣文绮之坐席, 衣以绫纨, 常三百人”^[4]。说明织锦在夏商时期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在出土的殷商青铜器上的几何纹锦痕迹实物,

收稿日期: 2007-01-22 修回日期: 2007-11-01

作者简介: 周赳(1969—), 男, 教授, 硕士。研究领域为纺织品设计, 特别是数码纺织品的研究。E-mail: zhoujiu34@126.com.

©1994-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也证明了在殷商时期, 已能生产复杂花纹的织锦。

2 中国古代织锦技术与艺术特征分析

中国历代织锦中最典型的品种是蜀锦、宋锦和云锦, 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名锦。从中国古代三大名锦的品种特征看, 蜀锦属于经锦, 宋锦和云锦为纬锦。由于三大名锦产生的时间、地域和社会背景不同, 产品风格也迥异, 构成了中国古代织锦品种变迁的主体特征, 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织锦生产技术和织锦艺术的综合反映。

2.1 发展沿革中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中国织锦起源于唐尧时期, 在夏商时期形成生产规模, 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 蜀郡(成都)以生产美锦而闻名, 至汉朝已形成称著全国的织锦品种“蜀锦”, 并一直延续至唐代, 随着蜀锦生产走出四川盆地, 织锦生产在中原生根, 经唐代的技术更新, 织锦的品种进一步丰富。在宋代形成了以精美、轻薄著称的“宋锦”, 到元代, 以华丽、富贵为特色的御用“云锦”脱颖而出。三大名锦的产生和发展, 代表了中国古代织锦艺术的主体形态, 也是中国古代丝织业最高水准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国古代织锦的发展沿革中, 可以清晰看出科学与艺术相互作用的痕迹, 也就是说纺织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织锦艺术和织锦品种的创新, 而对织锦艺术的大胆追求同样促进了相关技术的更快发展, 因此在古代织锦这一具体的产品中, 科学与艺术相互作用表现出的技术特征和艺术特征得到完美统一。

2.2 技术特征

中国古代织锦的技术特征主要表现在织锦的材料应用和生产加工技术上, 织锦艺术效果的产生受到织锦材料和生产技术的制约。

2.2.1 原料应用特征

中国古代名锦的原料以桑蚕丝为主, 由于织锦采用的是桑蚕丝的染色丝, 在桑蚕丝的应用前要对原料进行精练和染色处理。从文献上看, 最早记载桑蚕丝精练工艺的是《周礼·天官·冢宰》“染人”条云:“凡染, 春暴练”, 郑玄注:“暴练, 练其素而暴之”。在考古实物上中国河南省安阳殷虚出土的青铜器上发现的丝织品就有带丝胶和不带丝胶 2 种。中国古代桑蚕染色主要用草木染料, 也就是植物染料。《周礼·地官》中记载有“掌染草”之职“掌以春秋敛染草之物”, 《唐六典》记载有“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 有以花草, 有以茎实, 有以根皮, 出有方土, 采有时月”。

常用的染色方法有红花染、蓝染、媒染等, 通过单染和复染工艺, 可以将桑蚕丝染成无数种色彩, 色彩应用十分丰富。在织锦中的桑蚕色丝常采用并丝和捻丝的工艺来改变单丝的风格, 增加织物的厚实度、牢度和丰富织锦的绸面效果^[9]。

除了桑蚕丝色丝, 金银线是织锦常用的辅助材料, 锦中织金起先用于织锦的点缀, 到后来, 织金已是织锦追求富丽堂皇的主要手段。金银线的应用最早见于蜀锦中的加金锦, 在盛唐时丝织加金得到较快的发展, 在宋锦中金银丝的应用已是成熟技术, 一种是使用金箔切片的片金, 另一种是使用捻金线。早期的片金是纯金箔切成片金, 到宋代为了降低成本和增加牢度, 将极薄的金箔贴在皮子或绵纸上再切成片金使用, 这种复合片金金色由于底衬色而呈现各种不同的偏色效果; 捻金线是采用近似黄金色的蚕丝或棉线作芯线, 将片金以螺旋状缠绕其表, 形成圆形捻金线, 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织金锦的捻金线直径只有 0.1 mm, 可见捻金工艺的精湛。云锦的主要特征就是锦中织金技术的应用, 在云锦的三大品种库缎、库锦和妆花中, 都以使用织金技术而著称。

2.2.2 生产技术特征

织锦的生产技术是丝织原料的物化手段, 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织锦不同的织纹和色彩效果, 三大名锦就是不同时期丝织技术进步的产物。中国古代丝织提花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手工挑花和花楼机提花 2 个阶段, 其生产技术的发展变迁与织锦品种的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织锦的生产技术特征与织锦品种的关系

Tab. 1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on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brocade varieties

织机类型	织花信息控制	提花蹀	提花控制	人工	织锦品种
原始腰机	水平	无	综杆	单人	早期织锦
斜织机	水平	少	综框	单人	经锦为主
多综多蹀机	水平/垂直	多组合	多综框	双人	经锦/纬锦
束综提花机(小、大)	环状循环	少	花综	双人	纬锦为主

在原始腰机时期, 综杆数目在 4 根以下, 只能织制平纹和 3 枚、4 枚的斜纹等简单组织, 这是早期织锦的制作方法。斜织机出现在公元前 5~6 世纪的战国时期, 是最早有机架的织机, 利用综框进行经丝开口, 脚踏蹀提综, 织工手脚分离, 为手工复杂挑花提供了可能, 经锦的生产开始成型。斜织机的综和蹀不断增加, 催生了多综多蹀织机, 公元前 200 年的

秦汉时期,已使用120综躡的织机,通常也有50~60综躡。早期的综躡一一对应,控制简单但生产效率低,公元3世纪,马钧改良多综多躡织机为2躡对应1综,利用数学组合的方法,使用12躡便可以驱动66综,大大提高了丝织效率。这个时期的经锦生产随着多综多躡织机的技术成熟而大规模发展,是蜀锦兴盛的技术基础。多综多躡织机的缺点在于:综躡数过多,机架无法无限制扩大,而综躡数过少,又限制了织锦品种花色的开发。束综提花机的发明弥补了这一缺陷,束综提花机分小花本机和在大花本机,束综提花方式最早出现在汉代,发展成于唐代,与手工挑花的生产方式不同,束综提花将提花信息储存在耳子线上,耳子线不再是水平排列(综杆或综框),而是排列在花楼的侧面或后面,每一耳子线控制一部分经线,包含一个纬运动的经线提升信息,所有耳子线编成一个循环的“花本”,织绸与提花分别由不同的工匠配合完成。束综提花机的应用,替代了手工挑花的丝织机,解决了织制复杂大循环花纹织锦的问题,使织锦品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纬锦逐渐替代了经锦而成为织锦品种的主流。随着大花本机的应用,纬锦的织造技术进一步成熟,为宋锦和云锦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技术基础^[6-8]。

织锦艺术属于实用艺术,与纯艺术不同,其材质应用和加工技术的进步是品种创新的必要条件。

2.3 艺术特征

中国古代织锦是技术与艺术的统一体,技术是内在的因素,而艺术特征是织锦美观性的直接表达,即织锦的纹样和色彩。

2.3.1 纹样特征

织锦纹样是基于织物结构的织纹图案,织物结构是纹样风格的决定因素。三大名锦中,蜀锦是经锦,与经锦纹样的变迁一致;宋锦是唐锦的延续和发展,其织物结构保持了唐末宋初纬锦的特征,由于宋锦的兴盛在明清时期,所以宋锦的纹样属于明清时期的仿宋风格;云锦是元明清时期的御用织锦,织锦纹样主要以元明清时期的织锦纹样风格为主,也部分保留了宋元时期的纹样特色。通过对三大名锦纹样风格的分析可以勾画出中国古代织锦纹样的主体特征。

2.3.1.1 纹样风格的变迁 中国古代织锦纹样随着织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从装饰到寓意的变迁。在先秦时期,丝织技术低下,无法生产复杂纹样,简单的几何纹如菱纹、回纹、勾连纹被大量应用;到秦汉时期,应用多综多躡织机,采用手工

挑花生产可以加工较复杂的纹样,如云雷纹、龙凤纹和鱼纹等,特别是云气纹的应用极为普遍,并常在云气纹中布列各种祥禽瑞兽和夹织吉祥铭文,如日常吉语“万年益寿”和特指吉语“长乐明光”等。魏晋南北朝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开始,在织锦纹样上,西域特色的珍禽异兽、植物作为纹样题材出现在织锦中,如狮、象、葡萄、忍冬等,在纹样构成中,波斯风格的团窠、联珠、套环、龟甲等几何骨架构图被大量应用。织锦纹样的设计在唐代产生了飞跃,一是束综技术的应用为织锦纹样设计解缚,二是西域文化的冲击在唐代已形成中西合璧,使织锦纹样设计丰富异彩,除传统中西纹样外,宝相花、卷草缠枝和以团窠花为代表的“陵阳公样”大行其道。宋锦纹样的风格在保持唐风之外,主体上受到宋代花鸟绘画的影响,传递出自然朴实、野逸寓情的文人雅士的艺术风格,强调规矩对称的织锦纹样构图开始演变成自由构图的折枝花鸟和灵活大对称的景象宝花、侧式宝花。元朝延续唐宋时期的织锦纹样风格,元代蒙古族习惯用金装饰服饰、帷幔的风俗,促使了锦中织金的流行,使织锦纹样富丽辉煌。到明清时期,织锦技术又一次高度发展,大花楼束综提花机的应用,为设计大循环、精变化的织锦纹样创造了条件,受达官贵人、文人墨客追求浮华、精致的审美情趣的影响,在织锦纹样设计上逐渐形成追逐繁复细腻的设计风格,“锦上添花”即在精致的几何纹锦中穿插精美的花卉大行其道,纹样题材除了花草、瑞兽、人物装饰外,吉祥图案、吉祥文字的应用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如“八宝”“八吉祥”“八音”“文房四宝”“富禄寿喜”等素材纷纷涌现^[9-14]。

2.3.1.2 纹样的传统与创新 中国古代织锦纹样源于华夏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中,承袭了新石器彩陶、商周青铜器、战国漆器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浓郁的传统民族性,同时中国织锦纹样的传统民族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在秦汉、唐宋和明清时期织锦纹样风格经历了3次大发展,每一次创新都是传统民族性和各种文化交融的必然结果。汉文化以儒家学说的礼乐和仁义为主要内容,在先秦时期表现理性,随着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走向浪漫,形成各民族间文化交融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蜀锦纹样在简单中显现出从规矩到飘逸的变迁,“云气纹”和“吉祥铭文”的应用就是代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在将华夏民族优秀的传统艺术带到西方的同时,也将西方的艺术带回中国,中国织锦纹样的中西结合,到唐宋

时期发展到了高峰。汉代织锦以淳朴的风格著称,严谨的构图,善美的形象,稳重的色彩,即使是浪漫风格的云气纹、瑞兽纹、吉祥铭文,也寓于理性演绎的神话般的故事中,体现出传统华夏民族重伦理、重教化的观念。到魏晋南北朝,外来艺术影响了织锦纹样的风格,佛教艺术带来了忍冬纹、荷莲、宝相花、八吉祥等题材和艳美虚幻的色彩;波斯萨珊朝艺术带来了狮纹、象纹、孔雀纹、生命树、葡萄等异域瑞兽、植物素材和新型骨架构图法,特别是联珠纹样,传入中国后一直盛行,唐初窦师纶结合传统蜀锦的纹样风格和西域对称纹样的特点,创新出自由对称效果的对兽、对树纹样,史称“陵阳公样”。到元朝伴随领土的扩张带来多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在明清时期,这种交融再次将传统民族性的织锦艺术推向新的高峰^[15-19]。

所以,中国古代织锦的纹样风格变迁一直以传统民族特性为主流,期间织锦生产技术的提高为织锦纹样的创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各民族间的文化交融,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实现了传统织锦纹样的风格流变。事实上,三大名锦的产生都是基于技术大突破,文化大交融后的织锦艺术大发展时期。

2.3.2 色彩特征

中国古代织锦的色彩特征体现在织锦的色彩表现方法和传统色彩文化上。织锦由经纬丝线交织而成,其色彩通过色经色纬在织纹中的混色效应来实现,所以织物的织纹结构是表现织锦色彩的基础。在三大名锦的配色中,蜀锦是经锦,经锦的织纹反差小,在色彩应用上多采用高纯度的色彩来表现织纹效果;宋锦和云锦属纬锦,配色灵活方便,织纹效果通过花地之间经纬浮长的效应对比来实现,配色的方法主要有花、地对比,花、地调和 2 种,若有特抛,特抛纬的色彩鲜艳,所以宋锦和云锦易于表现丰富的彩色效果。

中国传统色彩的应用以青、白、朱、玄、黄为主。一是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关,青、白、朱、玄、黄是中国古代正方位的表示;二是与中国古代的染色技术有关,红花染中可分离红、黄色素,蓝染能解决蓝青色的染色技术;三是由 5 色混色得出的绿色、紫色、褐色也是在织锦常用的色彩。如蜀锦的色彩基本上就由上述 8 色构成,在织成之时,锦色非常艳丽,所以多彩和艳丽是织锦区别于其他纺织品的显著特点。另外,在三大名锦的色彩应用上,常留有时代的特征,表现出原始的流行色倾向。总体上看,秦汉

时,织锦以暖色和黑色为主调;魏晋南北朝的织锦重暖色和黄色;到唐代,唐人崇尚五德中的土德,织锦多以红黄色为主调,红黄结合的赭色和白色也极为流行,并常以白色勾勒边纹;宋元时则以褐色和金色为多;到明清,织锦色彩中冷色调的青、蓝、绿、黄增加较多,明清宋锦和云锦都呈现出五彩斑斓的特点,各种配色手法应用娴熟^[17]。

因此,中国古代织锦的色彩特征,是以织锦品种特征,特别是织锦的织物结构为基础,在织锦配色上充分结合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染色技术和社会文化因素,从中国古代三大名锦的色彩特征可以解读出科学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3 结 语

中国古代织锦是丝绸文化中的艺术宝库,对其技术特征和艺术特征进行梳理与分析,从深层次探索中国织锦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实质,通过科学与艺术结合的方法来发掘中国古代织锦的艺术真谛,把握其应用价值所在,为现代织锦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参考。

FZXB

参考文献:

- [1] 朱新予. 中国丝绸史通论[M]. 北京: 纺织工业出版社, 1992: 72.
- [2] 张保丰. 中国丝绸史稿[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9: 151.
- [3] 吴淑生. 中国染织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214-220.
- [4] 赵志玲. 织锦史料[J]. 丝绸史研究, 1989(2): 47.
- [5] 赵丰. 丝绸艺术史[M]. 杭州: 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2: 14-16.
- [6] 周启澄. 中国束综提花织机的历史和现状[J]. 丝绸史研究, 1990(1): 7-9.
- [7] 郭永禄. 对丝织提花技术发展的探讨[J]. 丝绸史研究, 1990(1): 11-13.
- [8] 徐国华. 从织机原理探讨我国古代织花技术的发展[J]. 丝绸史研究, 1995(4); 1996(1/2): 1.
- [9] 李楠. 蜀锦史话[J]. 浙江丝绸, 1963(10): 10-11.
- [10] 余涛. 蜀锦纹样浅谈[J]. 四川丝绸, 1980(3): 50-53.
- [11] 缪良云. 试论汉-唐时期中国丝绸纹样风格的演变[J]. 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 1984(1): 52-54.
- [12] 陈娟娟. 明清宋锦[J].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4(4): 15-17.
- [13] 黄能馥. 中国南京云锦[J]. 装饰, 2004(1): 4-6.
- [14] 沈惠, 朱艳. 苏州宋锦的演变及其价值[J]. 四川丝绸, 2006(4): 49-51.
- [15] 王宏建. 美术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245.
- [16] 李厚泽. 美学三书[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9: 120-121.
- [17] 黄能馥, 陈娟娟. 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M]. 北京: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02.